

她不黑，她是我同胞

鼻頭頸科 主治醫師 陳記得

農曆新年期間住院病人都跑光了，唯有一位印僱病人漏夜住院。她因以感冒症狀在外治療半年沒進步故來本院求診，我一眼看到他後鼻腔有一個烏大〈蜂鳥那麼大〉的腫塊，就直接告訴她應該是鼻咽癌，須儘快入院治療。僱主直呼倒楣，揚言要將她馬上遣返併換人。基於人道立場，終於徵得僱主及仲介同意讓他治療完再走。住院期間，其他病友都是有訪客親友，族繁不及備載，唯獨她經常暗自哭泣。

陰天裡打孩子，見她閒著也是閒著，查完房後順便請他教我幾句口語，就此我又墮入另一個痛苦的深淵，進入我的第三外國語世界。當初的想法是印僱來台沒幾個月就可以說中文，我們會比她們笨嗎？就這樣我以最原始的方法，以病人為師，現在也可以滿嘴土語跟我的印尼鄉親溝通〈那是我賤內說的〉。前些時一位印僱推著一位坐輪椅的老榮民進診間，老人重聽嚴重，一路要在病人耳邊狂吼的溝通方式，有欠斯文，故而以印尼語直接跟印僱問病史。那時換成老榮民狂吼：「大夫！你不要理她，她才來兩個月，不會說國語！」從容地問完病史並道家常後，換我在老人耳邊大聲道：「她說得很好！」這時老先生滿臉疑惑，摸著頭自言自語的說：「奇怪！為什麼我講的她都聽不懂？」兩星期後復診，我就直接跟印僱問病狀，老榮民頓有所悟大叫道：「哈哈、我明白了，原來妳們在講英文。」當然我不會告訴他真相。

近來連續診斷幾個印尼的鼻咽癌患者，奇怪！她們怎會有這麼多病例？進入印尼文網站發現鼻咽癌居然在印尼居第五位，而且他們認為自己跟華南一樣，屬高危險群，只是他們治療成績差我們一大截，是否因此而不願公佈！

多會一種語言，等於靈魂又多一道窗戶，可以進入另一個文化風俗截然不同的世界。這種境界不是透過翻譯能達到的。這些熱情的南洋同胞會透過母語告訴我很多她們家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我也會向神父一樣幫她們守密；不過這些秘密好像也沒有什麼價值。稱她們為同胞是因為我認為跟她們一樣，都是從事看人臉色的服務業，同是天涯淪落人。尤其在台灣醫師跟另一個古老的行業援交很像：社會需要妳，可是又敵是妳。總認為醫師賺很多，其實算時薪應遠不如援交業。性工作都要除罪化了，醫師還沒有！這就是台灣社會的氛圍。

常有印尼人問我為何對她們這麼親切。「很簡單。只有妳們外國人把我們當人看。」全世界只有台灣以刑法對付醫療糾紛。誠如台大柯文哲醫師所說：「醫

師是台灣犯罪率最高的團體！」台灣的醫師隨時都在從事準犯罪行為。從診療中可以從印傭眼中找到那點工作的尊嚴，所以她不黑她是我同胞